

<<年轻的心在哭泣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年轻的心在哭泣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2754335

10位ISBN编号：7532754332

出版时间：2011-6

出版时间：上海译文出版社

作者：[美] 理查德·耶茨, Richard Yates

页数：201

译者：陈新宇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年轻的心在哭泣>>

内容概要

迈克尔·达文波特是个从二战欧洲战场退伍的年轻人，踌躇满志，梦想成为诗人、剧作家。他清高，为艺术而活，不愿染指妻子的钱，可还是得为一家商业杂志撰文来维持他的写诗爱好。妻子露茜异常富有，却一直不明白自己想要什么，只觉得别人似乎都比她快乐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眼看着别人功成名就而自己却仍默默无闻，这对夫妻的焦虑与日俱增。他们过去的幸福生活也被私通与孤立所吞噬，而他们自以为已经逃离的单调生活如同梦魇一样挥之不去。

<<年轻的心在哭泣>>

作者简介

理查德·耶茨 (Richards Yates , 1926-1992) , “焦虑时代的伟大作家”。

作品有《革命之路》、《十一种孤独》、《复活节游行》、《恋爱中的骗子》、《好学校》、《年轻的心在哭泣》、《冷泉港》等。

耶茨作为二十世纪中叶美国主流生活的忠实记录者，批评家们将他与契诃夫、菲茨杰拉德、约翰·契弗相提并论。

他的处女作长篇小说《革命之路》甫一推出即获成功，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。

1962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《十一种孤独》出版，更被誉为“纽约的《都柏林人》”。

耶茨的作品曾获《纽约时报书评》、《君子》、《华盛顿邮报》等媒体的好评，有四本小说入选“每月一书俱乐部”。

此外他还有一大批作家拥趸，其中不乏著名作家，如库尔特·冯古内特、安德烈·杜波依斯，他的作品也影响了许多作家，如雷蒙德·卡佛。

他被誉为“作家中的作家”。

<<年轻的心在哭泣>>

章节摘录

他们走过几个街区，来到一间灯光昏暗的餐馆。
这间餐馆名叫费迪南，这是那种你一进去就知道菜单上那些菜的价格是成本的一倍的地方。
领班说了句“晚上好，露茜”，显然她是这里的常客。
“以前这儿可没有这类女里女气的东西，”迈克尔隔着他的第一杯酒说。
“什么女里女气的东西？”
“她看起来好像她可能准备一场争辩。”
“噢，好了，”他赶紧说，“我不是说这地方，绝对不是，但是整个剑桥现在都有种圆滑、虚假、‘做作’的风气。
我老是看到一些名叫‘似曾相识’、‘另一件事’这样的小酒吧，好像这里的人决定爱上这些坏主意。
这种现象甚至漫延到波士顿去了。”
“哦，风格在变，”她说。
“对此谁也无能为力。”
“我们无法让时间永远停留在1947年。”
“是的，是啊，我们当然不能。”
“此刻他希望他什么也没说就好了，他们没有开个好头。
他垂下眼帘，直到她先开口说话时才抬头看着她。”
“你的身体还好吧，迈克尔？”
“你是说精神健康？”
“还是另一方面？”
“两方面的，所有的。”
“嗯，我觉得我的肺不太好，”他说，“老毛病了。”
我甚至不再想发疯这种事了，因为是恐惧让你发疯，而发疯最后留给你的只有恐惧。
“这个想法他曾跟萨拉谈过，那天那顿不愉快的室外午餐时说的，但这次，他似乎表达得更清楚。
也许区别在于，露茜家的窗帘让他怀疑她可能也有点疯；又或者--可能这更接近事实--有些事情跟你的同龄人讨论更容易些。”
“在堪萨斯时，有一阵子，”他告诉她，“我觉得我可以以此为主题写首诗--写有关恐惧与疯狂的牛逼宣言--但是我把它们撕掉、扔了。
整个想法看似有点病态。”
“当病态”一词刚说出口，他才想起这是萨拉说的。
“可笑的是，”他接着说，“可笑的是，最开始我也许根本没发疯。
难道不可能吗？”
也许那晚比尔·布诺克做得有点过分，也许他签那份承诺书更能说明是他病了，而不是我。
我不想老抓住那点不放，但真的值得思考。
还有一点：心理医生自视过高，难道不可能吗？”
“露茜若有所思地看着他，他没把握她会不会回答。
最后她说：“嗯，我觉得我明白你的意思。
我在金斯莱花了很多时间在心理治疗上，后来看来，根本没有用，毫无用处。”
“好。”
“他说。”
“我是说，你知道的，你能明白我说什么这可真好。”
“然后他举起酒杯，伸过桌子。”
“听着--他冲她眨眨眼，让她知道如果她愿意，她可以将此看成一个玩笑。”
“听着：去他妈的心理治疗，好吗？”
“她起初犹豫了一下，然后举起酒杯，碰了一下他的酒杯。”

<<年轻的心在哭泣>>

“好的，”她面无表情地说道。

“去他妈的心理治疗。”

“这下好多了，几乎可以说他们处得愉快起来。”

当侍者把重重的餐盘摆在他们面前时，迈克尔觉得可以安全地换个新话题了。

“你为什么要搬回来，露茜？”

我这样问你没事吧？

“怎么会？”

“嗯，我只想说我不是想打听你的私生活而已。”

“噢。”

我想我搬回来是因为回到这里有种回家的感觉。

“是啊，我在这里也有种‘家’的感觉。”

可是我想说，对你而言，一切不同些，你想去哪儿便可以去哪儿。

“噢，当然：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’

‘我无法告诉你这种话过去我听过多少，但是现在问题简单多了，你知道吗，因为没剩下多少钱了，我几乎把所有钱全捐了出去。’

“这句话得花点时间来理解。”

露茜没钱了？

在他认识她的这么多年间，他从来没想象过这种新发现：没钱的露茜。

他甚至不愿去想，如果一开始露茜就没钱的话，他的生活可能会是什么样。

会更好？

抑或更差？

又有谁能知道？

“啊，天啊，那--天啊，这真是了不起。”

他说。

“我能问问你把钱捐给谁了吗？”

“我把它捐给了国际特赦组织。”

“她说出这个名字时的羞涩与自豪让他意识到，这个组织对她来说意味着整个世界。”

“你了解他们的工作吗？”

“哦，一点点，只是报纸上读到过一些。”

不过我知道它是个--值得敬佩的组织。

我是说那些人不是闹着玩的。

“是的，”她说。

“是的，他们当然不是，我现在积极参与他们的工作。”

“你说的‘积极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噢，我在委员会里任职，协助组织他们的一些会议，组织成员讨论，我还为他们写新闻稿，做些类似的事情。”

一两个月后他们可能派我去欧洲一趟，至少我希望如此。

“很好。”

那真是很--很好。

“我喜欢这份工作，你知道，”露茜说，“因为这是真正的工作，真正的。”

没人能否认它，没人能耸耸肩一带而过，或拿它开玩笑，甚至不把它当回事。

有许多政治犯，全世界有许多不公正和压迫，当你做这种工作时，你觉得每天你都在与真实打交道，那跟我以往尝试过的任何--任何别的东西都不同。

“是啊，”他说。

“我听说你试过很多东西。”

“她的脸飞快地微微一扬，脸色立即沉了下来，显然他不该提这个。”

<<年轻的心在哭泣>>

“噢，”她说。

“你听说。”

“你从哪里听说的？”

“从尼尔森夫妇那听到的。”

“我想他们真的很想念你，露茜，他们让我保证转达对你的问候。”

“啊，是的，”她说。

“嗯，他俩都很会取笑人，不是吗？”

“尼尔森家那些人。”

“取笑人到有点嘲弄的地步，我是说，还有永远忸怩作态的卖弄风情。”

“好多年后我算是想明白了。”

“等等，你从哪里搞来‘嘲弄’这个词的？”

“我觉得从没人‘嘲弄’过你。”

“你是个坚强的姑娘，没人能嘲弄你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她眯起眼睛说。”

“你愿意打赌吗？”

“好了，听着：也许你不知道这个--我觉得我为了不让你知道，一直忍着相当大的痛苦--但是有时候，当我回顾我这一生时，我什么也看不到，只看到那个受嘲弄、挨挑剔，不招人待见的可怜寄宿女生，这个世上唯一的朋友是她的艺术老师。”

“我可能从没跟你说起过那位老师，因为她是我多年来的秘密，直到你走了很久后，我才把她写进一个小说里。”

“戈达德小姐，一位可笑、瘦长、孤独的女孩，比我大不了多少；非常热情；极度害羞--噢，很有可能是个女同性恋，不过那时候我从没往这上头想过。”

“但是她说我的画画得极好，她是说真的。”

“那些夸奖之词我能配得上--一半就不错了。”

“我是学校里唯一一个下午可以去戈达德小姐房间里喝雪利酒、吃英国饼干的学生，我觉得很神圣，我觉得既敬畏又神圣。”

“你能想象吗？”

“你能想象对我这种人来说，还有哪两种感觉的结合比这更美妙呢？”

“那时我一心想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要合格--要配得上--戈达德小姐所说的‘艺术世界’里的参与者。”

“‘艺术世界’，你想想，那真是可悲而不真实的表达方式，在这里，‘艺术’这个词本身不就是个令人抓狂、不可信任的小词吗？”

“不管怎样，我建议我们再干一杯，如果我可以的话。”

“露茜举起她的葡萄酒杯，与视线齐平。”

“去他妈的艺术，”她说。

“我是说真的，迈克尔。”

“去他妈的艺术，好吗？”

“难道不可笑吗？”

“我们一生都在追求它，渴望接近任何一个看似懂得它的人，仿佛那会有帮助；从来不会停下来想想也许它根本就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--甚至它或许根本就不存在呢，也许这对你来说是个有趣的命题：如果它不存在呢？”

“他思索着，或者装作一副认真思考的样子，他的酒杯一直放在桌上没动。”

“嗯，不，对不起，亲爱的，”他开口说，立即意识到“亲爱的”应该从这句话中省略掉，“在这一点上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。”

“如果我觉得它不存在的话，我想我会--我不知道。”

“打暴我的头或做出类似举动的。”

<<年轻的心在哭泣>>

“不，你不会，”她告诉他，又放下酒杯。

“你可能会生以来第一次放松下来，你可能会戒烟。”

“是吗，嗯，好吧，但是听着，你还记得很多年前我在第一本诗集里写的那首长诗吗？”

“《坦白》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嗯，就是这首诗让我得到这份工作，在波士顿大学的工作。

那家伙甚至写信这样告诉我，他说--他说他觉得这是二战后这个国家中最优秀的诗篇之一。

“哦，”她说，“哦，那真是非常--我非常非常为你骄傲，迈克尔。”

“她飞快地低下头，也许因为说了‘为你骄傲’那般亲密的话而不好意思，而他也有点尴尬。”

不久，他们便静静地走在剑桥，它的风格他不再理解，也不打算去弄明白，只要他能在河的波士顿这边安顿下来就行了。

跟这样一位友善、勇敢、坦率的女人一起走着感觉真好--只要她愿意，这个女人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，也明白沉默是金的道理。

当他们回到她的住处时，他等她找钥匙，然后说：“好了，露茜，今晚过得真愉快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她说。

“我也过得很愉快。”

“他双手扶住她的肩膀，在她脸颊上非常非常轻地吻了一下。”

“保重。”

“他说。”

“我会的，”她向他保证，街上的灯光还够亮，看得到她的眼里闪闪发亮。

“你也是，迈克尔，你也保重，好吗？”

“当他离开时，心中希望她在看着他的背影--别的男人可曾想要女人看他们的背影呢？--他突然想到三个小时了，他压根没有想起过萨拉。”

嗯，很快他脑子里又全是她了。

他写在喜来登酒店便笺纸上的那些话可能还在桌上--“别折磨我，萨拉”--现在某个上晚班的女清洁工可能走进房间，收拾整理床铺时，顺手收走了。

多么讨厌的话！

脆弱、歇斯底里，乞求怜悯，“别折磨我，萨拉”就像“噢，别离开我”或“为什么你要伤我的心呢”这种台词一样糟。

人们真会那样说话吗？

也许那只出现在电影里？

萨拉这种好姑娘，你永远不能指责她会“折磨”男人，这点他早就知道。

不过，她从来也不是那种与敌合谋毁掉自己未来的姑娘，这点他也早就知道。

此时，要不了多久，离这儿一千五百里远的堪萨斯，萨拉在收拾整理房间。

孩子睡了，电视关了，家里一片沉寂，碗碟洗好，放起来。

她可能穿着那条齐膝长的棉睡裙--蓝色的，印着草莓图案--他很喜欢那件睡袍，因为露出她漂亮的腿，因为那意味着她是他的妻子。

他熟悉那种气息。

她肯定也在思索今天下午他们在电话里的谈话，眉宇间那道竖纹因困惑更深了。

离喜来登酒店还有很远一段路--酒店楼顶上亮着红光的酒店标志在这里几乎看不清--迈克尔不介意走回去，没人会死于走路。

他开始搜索活了半世纪的一些小小满足感来：你走在街上的样子显出你是多么平静多么有责任感的人；你不会再追求那些朝生暮死的东西；收拾打扮一番后，你看上去也颇有威严，真假姑且不论，但可以肯定几乎人人都会尊称你一声“先生”。

酒店内的酒吧还在营业，那很好，因为这意味着迈克尔·达文波特可以坐在暗处，在嘈切声中独自与

<<年轻的心在哭泣>>

他的怀疑论为伍，喝上一杯后再上楼去。

她可能会来这儿跟他一起生活，也可能不来，更为可怕的是，她可能来这儿跟他过上一阵，暂时的顺从，等她想好后再解放自己。

“……人骨子里都是孤独的。

”她对他说过，他开始领悟其中的道理。

再说现在他老了，现在他回家了，故事后续如何也许不再重要。

……

<<年轻的心在哭泣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耶茨是一位专家……一针见血。

——《泰晤士报》 耶茨是一个讲真话的无情作者。

他从不考虑让读者心里好受点。

——《卫报》 不幸的夫妇，酸涩的婚姻，被郊区生活腐蚀的年轻的希望……这是一部令人痛苦、剖析深刻的作品。

——《新政治家》 这是对平庸艺术，对战后一无所长却想成为艺术家的男男女女的研究，这个研究使人备受煎熬。

从没有人像耶茨这样，把有力的历史进程和完全精准的情感联系起来。

这是部杰作。

——大卫·黑尔

<<年轻的心在哭泣>>

编辑推荐

《年轻的心在哭泣》部小说中，耶茨再次选择了她最为擅长的破碎的美国梦为其主题，用现实的重锤敲碎了梦想的天真，带来无以比拟的钝痛。

<<年轻的心在哭泣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